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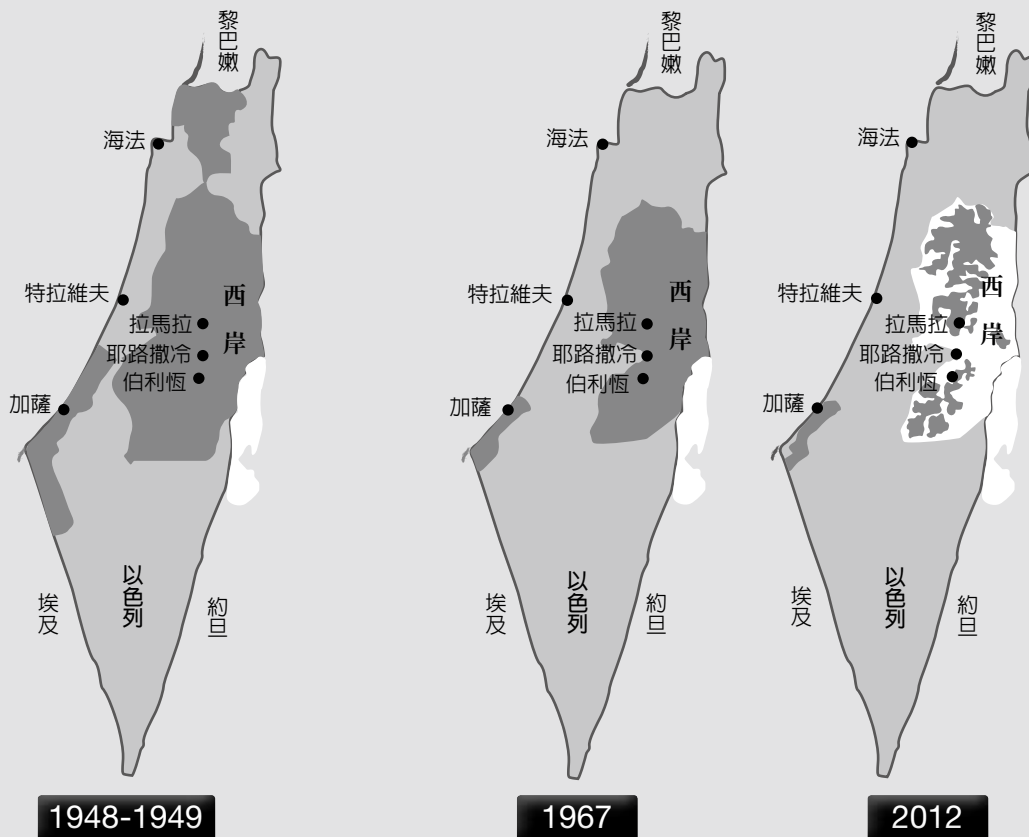
特稿



在自己的 國土上流亡

一群人建立了國家，而另一群失去了土地。

巴勒斯坦領土變化



●深灰色區域為巴勒斯坦 ●白色為以色列占領區 ●淺灰色區為以色列官方宣稱的國土

本圖原載《新新聞》周刊1344期

以色列何所指？ ——誰是真以色列人

過了橋，踏上家鄉的土壤；可是，迎面而來的竟是以色列士兵。是自己的家，但以色列國的主權從這裡展開。

■ 吳鯤生 / 編寫

巴勒斯坦詩人巴爾古提（Mourid Barghouti）的作品，被譯為多種語言出版，也獲得不少重要獎項。

巴爾古提出生於約旦河西岸，年輕時跨越河上的橋，經過約旦首都安曼，到埃及開羅大學就讀，主修英國文學。

1967年夏天，他考畢業試。應試「拉丁文」那天是六月五日，過兩天考完「小說」和「戲劇」，就可拿到學位，戴上方帽。

結果槍聲響了，這是有名的「以阿六日戰爭」。以色列國大勝，佔領了約旦河西岸，和加薩走廊地區。詩人從此成了沒有家的人。以色列國准許幾百名年長者回家，但把幾千個年輕人拒於門外。

* * *

漂泊三十年，1996年夏天，巴爾古提從約旦安曼，來到約旦河邊，那兒有一間等候室。詩人五十多歲了，他問約旦官員，怎

麼走過小橋？

「你在這裡等，收到他們的信號，就可以過橋。」巴爾古提想，也許等個十分鐘，或二十分鐘吧。沒想到幾個小時過去了，他還在等。「中午了。每多等一分鐘，我就越緊張——他們會准許我過橋嗎？」

就在那個時候，詩人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：「拿你的行李過橋。」

* * *

過了橋，巴爾古提踏上家鄉的土壤；可是，迎面而來的竟是以色列士兵。是自己的家，但以色列國的主權從這裡展開。

這裡是軍方的崗哨，入境手續要到「邊界崗哨站」辦理。

要等車子來接。

邊界崗哨像機場的入境大廳。在電動窄門旁的是以色列警察。穿過電動門，打照面的是以色列武裝辦事人員，檢查相關文



件。接下去要到不遠處的巴勒斯坦辦公室；辦事人員看了文件，又拿給先前那個以色列辦事員。

然後，又開始「等」。

一個鐘頭後，有人出現了，帶到另一個房間，問話、建檔。

終於可以走了，終於進入了巴勒斯坦。

可是詩人的心又下沉了；他從接駁車窗口向外望，看到以色列國旗在一個又一個檢查崗哨出現又消失，每隔幾公尺，國旗就出現一次。「有一種我不想承認的沮喪感。」巴爾古提寫道。¹

約旦河西岸面積多大？大約是香港的五倍。

西岸有多少個檢查崗哨？有超過五百個不同規模的檢查站和路障。檢查站的任務，是限制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城鎮、村落間來往，同時限制他們進入耶路撒冷。檢查站和路障使巴勒斯坦人出門必須不斷繞路，最高記錄是路途膨脹到五倍之多。

另外，有不少人凌晨三點就得到檢查站排隊，不然就可能遲到。²



■ 日出前在檢查站排隊的巴勒斯坦人。(老旭暉提供)

「等」——成了這些人生活的基調。

鄰舍在這樣的生活狀態中，以色列國公民沒有任何感覺嗎？以色列國是個怎樣的國家？以色列國政府是個怎樣的政府？

以色列和真以色列

斯托得 (John R.W. Stott) 數年前寫過一篇文章〈以色列之位〉(The Place of Israel)。他說，「以色列」一詞至少有四個不同涵義，必須仔細詮釋聖經，不然會張冠李戴：

(一) 指歷史上某位人物：此人原名雅各，年輕時精打細算，處處都佔上風；後來在關鍵時刻「面對面見了上帝，……性命仍得保全」(創三十二30)。聖經記載，上帝為他改名：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」(創三十二28)

(二) 指歷史上某個民族：就是雅各十二個兒子的後裔組成的十二支派。雅各(又名以色列)是他們的祖宗，所以常被稱為「以色列民」。

(三) 指一個群體：這群體不一定和舊約的亞伯拉罕有血緣關係，但因為和亞伯拉罕同樣以信為本，所以成了亞伯拉罕的後裔。保羅這樣描述：「你們既屬乎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」(加三29)

這彌賽亞群體包括信耶穌的外邦人，但不包括不信耶穌的猶太人。

(四) 指一個國家：在《1917年貝爾福宣言》中允諾給猶太人，並在1948年成立的民族國家。

以上第一個指涉非常清楚，是指雅各這個人，所以斯托得不多著墨。第二個涵義指猶太這個民族，第三個涵義指基督徒群體；斯托得建議集中談這兩個層面。他用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方面來探討。

以色列的過去

舊約裡的以色列，是上帝的「選」民和「約」民。上帝對亞伯拉罕，及其後對以撒和雅各重申的盟約，就是：「我要作你們的上帝，你們要作我的子民。」無可否認，在埃及四百多年的奴隸生涯



中，上帝似乎忘記了這約。但最後我們讀到：「以色列人因作苦工，就歎息哀求……，上帝聽見他們的哀聲，就記念他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約。上帝看顧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們的苦情。」（出二 23-25）

結果上帝拯救祂的子民，並在大約三個月之後，在西乃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都看見了，且看見我如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，帶來歸我。……你們要歸我做祭司的國度，為聖潔的國民。」（出十九 4-6）

申命記第七章也印證以色列的獨特位置：「耶和華專愛你們，揀選你們，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……，只因耶和華愛你們……。」

在新約裡，保羅列出了八項以色列民獨有的權利：1. 兒子的名分，2. 榮耀，3. 諸約，4. 律法，5. 禮儀，6. 應許，7. 列祖，8. 基督（參羅馬書九 4-5）。

斯托得說，基督徒應該正向看待猶太人；我們外邦人欠他們一筆巨大的屬靈債務，特別是他們為世界留下聖經和基督。「反猶主義」完全錯誤，基督徒更不該如此。

以色列的現在

那麼，從新約的角度看，誰是今天的以色列呢？答案可能令你吃驚：「真以色列」並不是猶太人，也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相信彌賽亞的人。

其實，舊約裡就出現了伏筆。在舊約裡，僅只身為亞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肉身的後裔，事實上並不夠。很多人以為那就夠



僅只身為亞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肉身的後裔，事實上並不夠。很多人以為那就夠了，是錯把「選召」理解為「偏愛」。

了，是錯把「選召」理解為「偏愛」。先知這樣教導：上帝的子民並不能逃避上帝的審判。當上帝透過先知阿摩司說：「在地上萬族中，我只認識你們」時，以色列民信心滿滿地想，接下去上帝會說：「我必保護你們」，然而上帝竟然說：「我必追討你們的一切罪孽。」（摩三 2）

之後的先知，繼續切割：把忠於上帝的少數人，從這個以色列整體——一個背道的民族分離出來。

到了施洗約翰——他是舊約最後一位先知，他進一步指出：不只是以色列人中，有好一些不是「真以色列」，相反地，在非以色列人中，竟出現了「真以色列」。約翰這麼說：「不要自己心裡說，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。我告訴你們，上帝能從這些石頭中，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」（路三 8）

後來有沒有子孫從石頭裡進出來？沒有。倒是外邦人中出現了上帝的子民。仔細沉思，耶穌好多言論，不只直率而且冒著被當時以色列人不諒解的風險，但耶穌毫不掩飾：「我又告訴你們，從東從西，將有許多人來，在天國裡與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；惟本國的子民竟被趕到外邊黑暗裡去，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。」（太八 11-12）



使徒保羅的思路也在同一軌跡上：「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，不是真猶太人；外面肉身的割禮，也不是真割禮。」相反地，「惟有裡面作的，才是真猶太人；真割禮也是心裡的，在乎靈，不在乎儀文。」（羅二 28-29）接下去，明明白白的點出：「從以色列生的，不都是以色列人。」（羅九 6）

斯托得在此作了個小結論：

- 昔日，「以色列」是肉身的標記，指雅各的後裔。
- 今日，「以色列是屬靈標記」，指的是信耶穌的門徒，不論他們是不是雅各的後裔。

以色列的未來

新約裡的「以色列」不等於雅各的後裔，那麼：「上帝棄絕了他的百姓嗎？」保羅回答這個問題，是以強烈否定的「斷乎沒有！」和「斷乎不是！」起頭（羅十一 1、11）。

第一，保羅寫道：「我也是以色列人。」故此，明顯地「上帝並沒有棄絕祂的百姓」（羅馬書十一 1-2）。相反地，有一忠信的餘數活下來，他們同時是雅各的後裔，及耶穌的門徒。

第二，「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？」（羅馬書十一 11）。答案同樣是：「斷乎不是！」因為他們並不會永遠拒絕基督，所以上帝亦不會棄絕他們。

保羅借用兩棵橄欖樹作比喻：好橄欖樹代表猶太民族，野橄欖樹代表外邦人。根據十一章 17 節記載，好橄欖的其中部分枝子被折下來（不信的猶太人），而在他們被折之處，有野橄欖的枝子被接上（外邦信徒）。

但有一日，那些被折下的枝子，會重新接上。換句話說，以色列民的硬心是暫時性的。保羅似乎是在說，將來有一日猶太人會大規模地歸主。

現代以色列國成立與預言應驗

很多人認為 1948 年以色列國成立，應驗了聖經的預言；但斯托得不支持這個看法。暫且不提政治上的考量，例如對巴勒斯坦人的嚴重不公，及以色列擴張主義繼續發展的危險——因為應許之地很遼闊，涵蓋了今天的約旦、黎巴嫩和敘利亞。



斯托得在此提出聖經上的論點：

第一，舊約裡，猶太人歸回聖地的應許，是要求他們同時回歸上帝。我們看不出現代以色列國如何實踐了這些預言。

第二，在舊約裡關於土地的應許，新約中不曾再出現。羅馬書第十一章預言很多猶太人將會歸主，但沒有提及回到聖地。新約裡與此略為相關的只有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24 節，耶穌說：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。」有些人把這節經文理解成：耶路撒冷有一天會從外邦人手上回復猶太人所有。可是「直到」這詞並不一定

是這個意思。「外邦人的日期」也不一定指外邦人的控制（然後得到解放），它指目前的世界秩序（然後基督會在榮耀中降臨）。

第三，根據使徒的理解，舊約的應許已經應驗，全都成就在基督身上，也全都成就在屬基督的新群體上（一個全球性的群體）；新約作者把後裔的應許、聖地的應許都匯集在基督身上。若解釋為重新回到猶太民族主義，是抵觸了新約聖經。

「以色列」這一詞的聖經意義：在過去它指的是以色列民，在現在指由全球信徒組成的群體，在未來指越來越大的群體，包括很多將會歸主的猶太人。³

舊約學者萊特（Christopher Wright）也指出：

（一）凡認為現代以色列國建立，就是應驗舊約預言的人，是把以西結書，跳過新約聖經，直接降落到二十世紀。殊不知，新約中耶穌的降生、受死與復活，正是應驗舊約的盼望。

（二）新約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提到，基督徒或猶太人或世人，與以色列建國的事有關連。

（三）在地球上，沒有任何一塊土地或城市，特別重要或特別聖潔。信仰的核心，不是：哪一塊地？而是：那一位彌賽亞耶穌。⁴

》》 信仰的核心，不是：哪一塊地？而是：那一位彌賽亞耶穌。

尾語

薩伊德（Edward W. Said），生前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，他的著作《東方主義》（*Orientalism*），有二十年之久，在人文學科領域裡，列名「最常被引用的著作」前面幾名。

193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薩伊德，離家四十五年之後，才得重回耶路撒冷。他為巴爾古提的書《回家》撰寫前言：

「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，在地的巴勒斯坦人慘遭驅逐，流離失所又四散各地；而主張以色列建國的錫安主義猶太人大多生長在歐洲，前來此地設立了以色列國，並在1967年侵佔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地區……。」

「……絕大部分的巴勒斯坦人仍然因為1948年以色列建國而成了難民，現在還無法回到自己的家鄉。」⁵

土地的爭奪，帶來無辜子民諸多不幸，這樣的悲劇不知還要延續多久？ ❖

附註：

1. 穆里·巴爾古提，《回家——橄欖油與無花果樹的記憶》，馬可孛羅文化，2007。
2. 老旭暉，《聖地》，編者自印2012。
3. John R. W. Stott, *The Place of Israel*, 原載ed. By Stephen Sizer, *Zion's Christian Soldiers? — The Bible, Israel and the Church*, IVP.
4. 萊特，《我不理解的上帝》，校園2013，頁233-236。
5. 同註1，頁8-9。



在基督教錫安主義陰影下的 巴勒斯坦基督徒

■ 作者 / 阿瓦德 (Alex Awad) ■ 譯者 / 懋蜜



阿瓦德牧師 (Rev. Alex Awad) 在耶路撒冷出生、成長，是以巴戰爭中的孤兒，後來到美國進修神學和牧會，現任東耶路撒冷浸信會的主任牧師、伯利恆聖經學院講師。



顧我過去的遭遇，基督教錫安主義確實影響了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，及在聖地的教會，舉例來說：

哈吉 (John Hagee) 是美國著名的福音派領袖，他說：「美國必須與以色列並肩，先下手為強，以軍力攻擊伊朗，來實現上帝對以色列及西方的計畫……，也就是聖經中，先知對末世時的伊朗所發的預言；它也會導致被提和大災難的實現，以及基督的再臨。」

第二個例子是，2000年七月的一個週日下午，多位來自巴勒斯坦境內，及東耶路撒冷的福音派代表和牧師，聚集在伯利恆城的旅店，慶祝一個委員會的誕生。會中，一個來自美國的婦人，趨近一位牧師，要求允許她向會眾說幾句話。那位牧師為了對這位陌生人展現善意，便詢問主持人（也是一位巴勒斯坦的牧師），主持人完全不曉得她要說什麼，但還是同意了。當這名婦人拿起麥克風，在場幾乎沒有人敢相信，她竟然向這些巴勒斯坦福音派基督徒宣告：「上帝要你們全部撤離以色列，到

別的阿拉伯國家去。」她說，他們必須撤離，好空出地方給上帝的選民，就是猶太人。她警告他們，若不聽從上帝透過她所發出的指示，上帝必要傾倒憤怒在他們身上。當大家逐漸聽明白她憤怒的訴求，總算有一位牧師上前，對她耳語請她下台。但她已足足教訓了會眾一頓，內容不外是宣傳基督教錫安主義。

是什麼因素，造成一些福音派領袖及跟隨者，採取這樣的立場？

首先我要對「基督教錫安主義」下一個簡短的定義。它是一種教會運動，主張持續提供當今的以色列國政治、經濟，以及軍事上的協助。所根據的信念基礎是：當前的以色列國，就是聖經預言實現的一部分。他們相信，支持以色列這個國家，才是討上帝喜悅的表現，也會促使耶穌基督早日再臨。

在福音派中，基督教錫安主義已透過不同媒體，觸及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許多基督徒；甚至在非福音派中，此思想也十分普及。不過，儘管有許多基督徒抱持錫安主義的思想，但絕大多數並不願意



被人貼上這個標籤。若有人問他們「你是不是基督教錫安主義者？」他們甚至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。

基督教錫安主義來自「時代主義」的神學思想，透過出版品及宗教傳媒網絡，影響西方基督徒。時代主義者相信，上帝將歷史分成好幾個時期，而猶太人在最終末期，都要聚集到聖地。時代主義一直是，也會持續是許多基督徒擁護錫安主義的神學依據。因此，我們若要挑戰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政策立場，就不能不碰時代主義。究竟時代主義的這些教導，對我、我的同胞及教會，帶來哪些影響？

1967以阿戰爭

1967年以阿戰爭一開打，我立刻嚐到與時代主義及基督教錫安主義交手的滋味。那時，我正在瑞士我們宗派的聖經學院就讀。該宗派與聖經學院都擁護、且教導時代主義的觀點。相信在耶穌復臨之前，必須讓以色列奪取巴勒斯坦這塊地。

原先，這些神學概念對我絲毫不構成干擾，因為它不過是一些神學理論。以阿戰爭之後，我不得不嚴肅以對。真正影響並觸怒我和另一位來自敘利亞的阿拉伯基督徒同學的，是老師及教職員對戰爭結果莫不歡欣鼓舞的反應。因為以色列打败了三個阿拉伯國家，從約旦手中佔領了西岸；從敘利亞奪取了戈蘭高地，又從埃及攻佔了加薩走廊與西奈半島。神學院的這些人歡欣鼓舞，是因為他們相信，上帝奇蹟般地與以色列並肩作戰、贏得勝利，為要實現聖經的預言，加速

耶穌的再臨。對他們而言，以色列「奇蹟式」的勝利更是一種肯定——證明他們在聖經學院所傳授的十分真確。當我及阿拉伯同學，正在為著血腥戰事帶來的破壞，導致許多無辜百姓死亡而哀痛時，我們的朋友卻大張旗鼓、慶祝他們所認為的聖經預言的實現。他們對於戰爭的殘酷、對人類生命的摧殘，絲毫無動於衷。這樣的經驗，令我全然醒悟，不得不開始問自己一些尖銳的問題：

- 上帝真的要把我的家鄉交給猶太人民？
- 1948及1967年的戰爭，真的是上帝的作為？上帝真的為了錫安主義者而介入世局？上帝真的對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（當中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）所受的禍害，感到興奮無比？
- 現在的猶太人，及建立以色列國的錫安主義者，真的是神的選民？
- 我、我那位朋友，以及我的同胞們，真的是站在預言中錯誤的那一邊？
- 當學院中的師長、教職員們在歡慶時，我們這些人的憤怒是不是錯了？
- 聖經——我摯愛的這本書，將上帝的愛，透過耶穌基督啓示給我的這本書，引導我到這個聖經學院進修的這本書——它能支持我那些在苦難及卑微中的同胞嗎？

這些錯綜複雜的思維，為我帶來極大的屬靈危機。但這個危機也驅使我更殷勤地查考聖經。它刺激我更想弄清楚，今日的以色列國，是否就是聖經中以色列的延伸。我一定要弄明白，舊約中，兩千五百年前先知所說的預言，是否就是指今日中東的世局。

我愈研讀聖經（包括新舊約）愈明白，由時代主義者及基督教錫安主義者所極



力鼓吹的概念及假設，只是出於對舊約盟約所做的一種理論解讀，完全禁不起聖經嚴正解經法的剖析。研讀聖經使我對時代主義愈多質疑，卻對聖經有更多的信心，且更愛聖經及聖經中的上帝。

在里伊大學

1967年以色列佔領了伯利恆，我在歐洲完成學位後，便無法回到巴勒斯坦。然而，因著神的奇妙預備，我收到田納西州克利夫蘭的里伊（Lee）大學的獎學金。此時，基督教錫安主義更是鋪天蓋地席捲美國。1968年的聖誕節，我跟其他國際學生應邀到一間學生教會。節目中，每位國際學生要介紹自己家鄉如何過聖誕節。輪到我上台，當台下知道我來自伯利恆時，全場一片安靜，大家都豎起耳朵，要聽我說伯利恆怎麼慶祝聖誕。我從正面說起，談到家鄉教會的領袖及重要人物，如何熱鬧地率眾遊行慶祝，以及馬槽廣場在聖誕夜有些什麼佈置，又談到基督降生教會（Church of the Nativity）的子夜彌撒，以及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家庭，在聖誕節那一天，如何相互往來慶賀、交換禮物等等。最後，我談到，伯利恆的基督徒群體，如今所面臨的挑戰：他們要在軍事佔領下，慶祝基督的降生；我請求學生們為和平祈禱，使伯利恆的基督徒所面臨的迫害能早日終止。令我吃驚的是，就在此刻，全場數千名學生起了騷動，噓聲四起；這等於告訴我，他們不歡迎我說的「以色列佔領伯利恆」。倘若我有機會，在當時美國大多數福音派的聖經學院或神學院分享，恐怕也會碰見同樣的境遇。

在密蘇里的神學院

大學畢業後，我轉去密蘇里的一間浸信會神學院就讀。有一天，學生們獲邀去附近的教會觀賞

名為「金蘋果」的影片，旨在宣揚聖地預言的實現。片中稱以色列在1948年擊敗阿拉伯的戰果為一項神蹟，也是末日臨近的徵兆。我早在福音派圈中聽過這種說法，且習以為常，雖然還是會覺得不舒服，但最令我反感的是片頭介紹。有一群貝都因人的駱駝隊穿過沙漠，旁白以惋惜的口吻陳述，這些遊牧民族在這片曠野漂流多年，如今因以色列人得勝重返故土，而必須離開；以色列人將使沙漠化為伊甸園。聽到這，我立刻起身，穿過暗暗的走道，去前排的牧師座位，告訴他，我來自耶路撒冷，希望影片結束後，可以向會眾說幾句話。牧師很友善地答應了。我告訴會眾，我是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巴勒斯坦基督徒，對於影片形容巴勒斯坦人都是騎著駱駝的遊牧民族，感到很受侮辱。我解釋：巴勒斯坦早就有城市，是聖經地理中所記載，有六千年歷史的文化區。我告訴大家，我是八十萬巴勒斯坦人的一份子，在1948年失去了國土，成為難民。我的家人，如今是住在西耶路撒冷的一間屋子，而不是貝都因式的帳棚。

當我離開那間教堂時，感到很遺憾。這部影片不知道還會在美國的多少間教堂放映，卻不會有任何人站出來挑戰這個錯誤、損人的宣傳。

在堪薩斯城的奮興聚會

幾週後，有人邀我去參加一間教會的奮興特會。講員引用以賽亞書及其他經文，來證明當時的埃及總統納瑟（Gamal Abdul Nasser）就是啓示錄中的那隻「獸」。聚會結束後，我跟講員表達不同意他的詮釋，他很有風度地向我道歉，但不是因為我說服他、讓他知道自己對聖經的詮釋錯誤，而是為了他的講道使我不悅而道歉。這種講道方式，不知要觸怒多少阿拉伯基督徒，以及無數透過美國的傳播媒體而來到教會、聽講道的穆斯林。



在堪薩斯城的電視節目

在堪薩斯城，我曾獲邀，上一個由學園傳道會主辦的電視辯論節目，對手是一名以色列的代表。辯論過後，節目將開放叩應。令我吃驚的是，當我還在抗辯時，許多觀眾就打電話進現場說，我竟然會有那些觀點，可見我一定不是個相信聖經的基督徒，且一定不是福音派教會的牧師。

不只我有這種經驗；每個參加福音派教會的阿拉伯裔基督徒，遲早都會在全世界各地，碰到類似的狀況。

錫安主義對全球教會的影響

巴西

有一次，我應邀前往巴西的一個基督教聚會講道，同行的還有一位信主的猶太人。我這次去的同時也要為一年後，到此巡迴演唱的伯利恆聖經學院詩班作預備。聚會地點靠近聖保羅，當我進入聚會大廳時嚇了一跳，全場看不見任何基督教的標誌，連一個十字架也沒有，整個會場的牆壁貼滿巨大的、印著大衛之星的圓形海報，舞台正中央還放了猶太人的金燈台（Menorah）。聚會開始之前有個進場儀式。男士們穿著舊約中的祭司服，扛著複製的約櫃，往舞台前進。女士們穿著白色長袍，前進時，邊唱著和撒那，邊揮舞著棕櫚枝。我對眼前的一切感到十分困惑。我去找那位邀請我來的教會領袖；我告訴他，我準備打道回府。他不解地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我說：「我原以為是來參加基督徒的聚會，沒想到卻是個猶太人的節慶。」他十分客氣地向我道歉：「亞歷斯，

你是要來教導我們的，請告訴我們，你希望我們怎麼做。」我回答：「下一次我到這個會場時，希望別再看到滿場的大衛之星，請把講台上的燭台挪走，也別再有扛著方舟進場的儀式。試著在會場的哪個地方掛個十字架吧。」他真的照做！我也就留下來了。

加拿大

大約五年前，耶路撒冷的世界展望會，邀我到加拿大福音派一個「宣道節慶」的工作坊中講道。「基督使者」駐耶路撒冷的領袖，也受邀擔任主要講員。展望會認為，若能邀請巴勒斯坦的基督徒來平衡觀點，是很不錯的事。我提早抵達多倫多，滿心期待這個分享的機會。但大會開幕的前幾天，展望會在加拿大的一名代表來找我，問我介不介意在會中不作分享。理由是，大會的一個主要贊助者威脅說，倘若我在會中發言，他跟他的同胞就要退出。我也不希望在一個不受歡迎的會場中講話，於是同意只參加，不分享。結果，整個大會只有一種觀點、一種聲音。你自然想像得到是哪一種。

紐西蘭

有兩個機構——紐西蘭的淚水基金會（Tear Fund, NZ）及紐西蘭的聖經學院（即現在的賴德婁學院，Laidlaw College）——邀請我和妻子布蓮塔，到紐西蘭好幾個城市，進行為期不短的講道和教學。大部分聽眾都欣然接受我的信息；除了少數基督教錫安主義者，堅持反對立場，盡其所能地阻撓我們的分享。當我在紐西蘭的安息年快結束時，有一封廣為流傳的電子郵件，頒給我一



個頭銜——「披著羊皮的狼」。

我在紐西蘭、加拿大及巴西的經驗，在在都告訴我，無論世界哪個角落，哪裡有福音派，那裡就有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擁護者。不過，值得慶幸的是，在各個國家的福音派圈中，他們只是少數，影響也逐漸式微。

哪些信息會激怒他們？

哪些信息會激怒基督教錫安主義者？我稍微作了整理：

- 無論猶太人或非猶太人，我們都因著信靠耶穌基督而成為神的選民，同樣因著基督的十字架而被神所悅納。
- 就如耶穌教導我們的：神的國再也不侷限於特殊的地理疆界，像耶路撒冷、猶太或撒瑪利亞的區分。神的國是存在信靠基督的男男女女的心中，無論他們住在天涯海角。我們再也不必奉神的名去東征西討，奪取疆土，好促使神國來臨。
- 基督的肢體是蒙召成為和平之子。我們要努力促成巴勒斯坦與猶太人和好，而不是利用聖經及我們的神學觀點，來挑撥離間，增加分歧。

我絕非反猶太，也絕不呼籲人去破壞以色列國；我也不提倡「替代神學」（意指：神已棄絕猶太人，以教會來替代猶太人）。我支持的是「包含」的神學，是使徒保羅在兩千年前，寫信給加拉太教會時，所引進的一種神學。

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。……並不分猶太人、希臘人，自主的、為奴的，或男或女……你們既屬乎基督，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。（加三 26-29）

使徒保羅是呼應約翰在福音書中所寫的：「他到自己的地方來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凡接待他

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賜他們權柄，作神的兒女。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，不是從情慾生的，也不是從人意生的，乃是從神生的。」（約一 11-13）

對個人或心理的傷害之外

若估計基督教錫安主義對巴勒斯坦的基督徒、一般老百姓及中東阿拉伯半島的基督徒，究竟帶來多少傷害，可能得研究好多年。我暫且提一些：

- 這些領袖對錫安主義在巴勒斯坦的規劃，不分青紅皂白的給予支持，這不僅阻撓和平解決以阿衝突，更替以色列最激進派的地位背書。
- 在過去，每次對巴勒斯坦及埃及的攻擊行動，這些領袖都堅決力挺以色列國。他們視今日的以色列，為約書亞解放「應許地」的新行動，為要迎接基督再臨。
- 過去這些年，這些領袖不僅以大量金錢援助以色列政府，好將猶太人從世界各地接回，安置在西岸的屯墾區，還與幾任的美國總統唱反調，反對總統所考慮的「向以色列政府施壓，不要一直往西岸開發，拓展猶太人的屯墾區」的方案。這些領袖，如已過世的法威爾（Jerry Falwell）、羅伯森（Pat Robertson）以及哈吉（John Hagee），常常威脅美國歷任總統，要號召四千萬美國福音派基督徒起來唱反調，看你還敢不敢向以色列施壓要他們從西岸撤軍。羅伯森這位電視佈道家，公開批評前總統喬治布希，說他不該支持「要以色列退出迦薩走廊」的論點。他甚至認為，紐奧良颶風卡翠納所帶來的災害，就是上帝對美國要以色列退出迦薩的直接懲罰。當夏隆將軍（Ariel Sharon，以色列前首相）陷入昏迷時，羅伯森對電視觀眾公開宣稱，這是上帝對夏隆的懲罰，誰叫他要從迦薩撤民。

對以色列這一架戰爭機器不分青紅皂白的支

持，贊同以色列的移民屯墾政策，以及強烈支持對伊拉克宣戰，美國後續不斷出兵，在在都基於這種神學；我認為，福音派教會今日已被這神學所綑綁。許多福音派領袖，只因渴望看到聖經預言的實現，因而熱心支持今日世俗的以色列國，卻偏離神的軌道。

許多（雖然不是全部）福音派領袖，不明是非地支持以色列國激進派份子，這已經助長了強烈的反伊斯蘭文化。九一一之後，許多福音派領袖開始公開傳講一種恨惡穆斯林及伊斯蘭教的信息。簡要的說，錫安主義的福音領袖藉著電視、廣播及出版物，大大助長了對穆斯林及伊斯蘭教的仇恨情結。他們認為，伊斯蘭已取代了共產主義，成為上帝的新仇。有一位福音派牧師跟我說，基督徒命定要對抗穆斯林，直到耶穌再來。聖經卻教導我們，基督徒蒙召，為要愛穆斯林，直到世界的終了。

對全球的傷害

我之所以摒棄基督教錫安主義、揭露他們的錯誤，不僅因為他們對巴勒斯坦基督徒、對我同胞的傷害，以及對中東和平的毀壞，更因為他們對全球福音派教會造成傷害：

- 使教會陷入軍事戰爭，教會以上帝之名支持武裝侵略。
- 助長對穆斯林、阿拉伯及巴勒斯坦產生恨意的文化，
- 在教會中滋生一種反和平的文化與議題。

我實在不樂意去批評福音派教會。要指出教會的缺點，就像揭露家人的瘡疤，也像公開批評自己的兒女。我始終要感激福音派教會，以及它帶給我人生的影響。我不樂見教會從上帝所賜的軌道中滑落。然而，當它竟然發生了，每一位敬畏神的福音派份子，都有責任將教會的舵盤迴轉歸正。

我要呼籲我的教會，福音派教會，成為和平的使者。牽起我這個巴勒斯坦人的手，也牽起我的鄰舍以色列人的手，使雙方握手言和。

我要呼籲我的教會，牽起基督徒的手，把手放到穆斯林的手中，藉此跨越紛歧，滋長和平的文化。

伯利恆是和平之子的出生地，站在這裡，我要呼籲福音派，盡力策動美國及世界各地的領袖去發揮影響力，促使以阿衝突能夠結束。



■ 阿拉伯人與猶太人的墓地。（老旭暉提供）

假若我們能夠了解敵人們的過去，他們任何一位的悲傷和苦痛已足夠讓我們放下敵意。

~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



加利利的和平使者

——巴勒斯坦人夏庫爾

■ 作者 / 喀夫曼 (Richard A. Kauffman) ■ 譯者 / 曹明星

夏庫爾 (Elias Chacour)，巴勒斯坦人，是基督徒；和平使者，長年獻身謀求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福祉。夏庫爾是個愛好和平的人。1947年，聯合國決議將巴勒斯坦分割為二，由原居該地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分別建立國家。那一年，信奉錫安主義 (Zionism) 的士兵來到夏庫爾在加利利的住所，用欺哄的手段迫使他與家人離開家園。即使有這種遭遇，夏庫爾對他的「敵人」一直抱持基督般的態度，全心致力在敵對的種族中尋求和睦。孜孜不倦的努力，使他曾數次被提名角逐諾貝爾和平獎。

夏庫爾的傳奇故事，已於1984年出書，書名是《親兄弟》(Blood Brothers)，目前已有二十二種語言的譯本。《今日基督教》專訪了夏庫爾，談論中東的和平、當地巴勒斯坦基督徒的未來，並訴說他如何為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謀求福祉。

Q 身為一個住在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基督徒，你一生經歷了各式各樣的侮辱，你是如何克制憤怒，使怒氣不至擴張、高漲為仇恨與敵對呢？

A 這一切，只因為我是個基督徒，是一個相

信耶穌基督的人。雖然有許多基督徒相信武力，甚至慫恿以色列人以暴制暴，但我不是那種基督徒。據說，1982年以色列人入侵黎巴嫩的頭一筆款項，是由美國、由西方的基督徒所贊助的。

Q 基督徒問道：「我們能為巴勒斯坦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作些甚麼呢？你有甚麼看法？」

A 我總是告訴他們：你們一直是猶太人的朋友，願神祝福你。請繼續作猶太人的朋友，但請不要再將這份友誼解釋為：「因為我是猶太人的朋友，自然而然地，我就是巴勒斯坦人的仇敵！」這樣作，乃是因為你並不了解巴勒斯坦人。如果你對猶太人有份愛，現在就是你愛巴勒斯坦人的時刻了。這樣行，回教徒與基督徒才能夠和平地住在一起。

Q 是否有份呼召或信念，使你想邀請穆斯林或猶太人相信耶穌基督？

A 我們不邀請他們信耶穌，但我們邀請他們分享我們所作的一切，並邀請他們來認識我們。在以色列，傳福音是件違法的事情。不過即使不是非



法，我們也不會邀請人信耶穌。但是，若有穆斯林來找我，對我說：「你可以教導我關於基督的事嗎？」我絕不會說「不」的。

舉例來說，有兩個年輕人想結婚，男方是穆斯林，女方是基督徒。新郎來找我說：「我想與這個女子結婚，但因為我是穆斯林，以致我們不能結婚。你為我施洗使我能娶她，好嗎？」我告訴他：「不，我不能為你施洗，洗禮不是用來作『結婚』的跳板的。即使你不相信基督教，我也會為你的婚姻祝福。你還是作你的穆斯林吧！我尊敬

你，不論你信甚麼教。」

我參加了他們的婚筵。在他們度完蜜月後，新郎來告訴我：「你非常尊重我，而這種尊重，在伊斯蘭社會根本不可能發生。現在，我想請你告訴我關於基督的事。」就這樣，這對夫婦連續六個月之久，到我這裡聽我講論基督教信仰。最後，這位男士主動要求受洗，於是我為他施洗。 ❖

(本文節錄自 *Christianity Today*, March 4, 1996, 全文曾刊登於 1998 年 3/4 月號《校園》。)

延伸閱讀

- 《鄉關何處》(*Out of Place: A Memoir*)，薩依德，立緒，2000。

- *Whose Promised Land?*, Colin Chapman, Lion Publishing, 1983.

本書提醒我們，阿拉伯人也是外邦人，和猶太人一樣需要救主。作為基督徒，不必要只一味地站在以色列國這一邊，而應該為所有住在中東的人，站在和平與公正的一邊。(選自白德禮撰，〈基督徒應有的角度〉，原載《校園》1991, 4.)

- 《聖地 *Holy Land*》，老旭暉，作者自印，2012。

本書是攝影集及文集(中英對照)，目標是協助讀者對以色列問題有更全面的認知。書內選刊的文章，作者背景不同、信仰也不完全一致，但有共同心聲：

「渴望在巴勒斯坦 / 以色列中見到和平，都希望當地人民的痛苦結束——不論猶太人或巴勒斯坦人」。

- 〈引爆衝突線——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的致命年代〉，Andrew Cockburn，載 2002 年 10 月號《國家地理雜誌》中文版。

- 〈巴勒斯坦真有自己的國家？〉，李全真，載《新新聞》(1344 期，2012. 12. 06~12.12)

